



HKCS

情场上的

“短平快”

HAOKAN
CONGSHU

●陈冲海外生活剪影 ●邓丽君在日本 ●播音小姐李培红 ●筱丹桂的丝



蒋介石在南昌遇刺纪实

尊龙小百科

好看丛书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肖肃鉴 编

105
200
/

情场上的“短平快”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岑 杰

封面设计：袁银昌

情场上的“短平快”

（好看丛书）

肖肃鉴 编

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

（合肥市金寨路283号）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巢湖地区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0 插页：1 字数：214,000

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5000

定价：3.95元

ISBN 7—5396—0458—1/I·399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是一本纪实文学的精华本。收有描写施从滨之女施剑翘为报父仇刺杀孙传芳的《奇女复仇记》，有陈济棠行刺蒋介石的《蒋介石在南昌遇刺纪实》，有王简斋的《我跟随了溥仪28年》，有著名越剧明星筱丹桂的生活纪实《筱丹桂的绝唱》，有周旋的丈夫——桃花太子严华的《忆周旋》，还有作家叶永烈撰写的《“四人帮”兴衰》采访手记。另外还收有《邓丽君在日本》、《陈冲海外生活剪影》、《吉他歌手庄鲁迅》、《饮誉海外的傅聪》、《播音小姐李培红》、《尊龙小百科》、《采访庄则栋》、《影坛新秀宋佳的婚姻》等纪实文学作品，许多人物、生活、资料都鲜为人知，很值得一读。

目 录

奇女复仇记……………钱国盛 (1)

死神在五秒钟后降临……………东方明 (18)

蒋介石在南昌遇刺纪实……………东方明 (33)

我跟随了溥仪28年……………王简斋 (48)

新宦海浮沉记

——《“四人帮”兴衰》采访手记

……………时永烈 (67)

采访庄则栋……………关 鸿 (90)

女篮队长邱晨退役以后……………李新民 (115)

球星的海外生活……………张 伟 (130)

情场上的一次“短平快”

——记影坛新秀宋佳的婚姻…艺 生 (140)

筱丹桂的绝唱……………薛家柱 陈元麟 (149)

桃花太子忆周璇……………沈 晔 (188)

蒋光慈的初恋……………吴似鸿 (202)

秦怡在巴黎的水银灯下……………代琇 庄辛 (212)

情话——刘海粟与夏伊乔·····	关 鸿(221)
陈冲海外生活剪影·····	叶 雨(244)
邓丽君在日本·····	正南 煜洲(252)
吉他歌手庄鲁迅·····	费智平(265)
饮誉海外的傅聪·····	叶永烈(274)
播音小姐李培红·····	孙泽敏(287)
尊龙小百科·····	魏 岚(310)

奇女复仇记

□钱国盛

霏

霏秋雨笼罩着沉闷的天津。

1935年11月13日下午，一辆黑色的轿车穿过雨帘，驶向城东南角的佛教居士林殿堂。轿车在佛堂前停下后，只见一个身穿青色道袍的人，打着一把西洋式绸布伞缓步向佛堂走去……

“砰！砰！砰！”突然，从静穆的佛堂里传来3声清脆的枪声。顿时，佛堂内大乱，念经的人纷纷惊恐地朝外奔逃：“不好啦！杀死人啦！”

当值岗警士闻声冲进佛堂，佛堂上早已污血满地，那个身穿青色道袍的人伏倒在佛案西端，暗红色的血，正从3个枪口处“兹兹”地往外冒，见地上中弹的人确实已经断气，便吩咐和尚用棉被将尸体掩盖起来。

随着这3声枪响，30年代震惊中外的一件社会特大新闻由此而生。

当天下午6时左右，天津的大街小巷传来了一阵阵呼喊

声：“号外号外！惊人消息！血溅佛堂，奇女复仇，军阀毙命……”

《新天津报》的号外，标题尤为醒目：

孙传芳被刺死 施小姐报父仇

本日下午三点半钟，孙传芳在南马路居士林诵经，正在跪地的时候，被一身穿月白大褂之小姐用勃朗宁手枪行刺，共发三枪，一枪中太阳穴，一枪中后背，一枪中后脑，孙氏当即倒地气绝身死。施小姐行刺后，自首到警局一分局二所，自称姓施；分局副局长正在审讯中。施小姐名剑翘，谈笑自如，态度安静，自称大仇已报；并发了许多传单，名为《告国人书》。

《告国人书》背面印有七言诗两首：

一

父仇未敢片时忘，更痛萱堂两鬓霜。
纵怕重伤慈母意，时机不许再延长。

二

不堪回首十年前，物自依然景自迁，
常到林中非拜佛，剑翘求死不求仙。

奇女施剑翘为父报仇的新闻，通过广播和报纸，传遍了整个天津城，轰动了中外……

一 噩耗传来全家哀

焦虑、怨恨和疑惧的气氛，越来越浓地弥漫在这个将军的家庭里。

不幸的消息接连不断地从安徽战上传来，父亲施从滨受山东督办张宗昌的委派，率军与孙传芳决战以来，战事一直不利。报告战事的消息从前方传到了天津：施部所有人马陷入困境；师长施从滨率铁甲欲从固镇突围；施部全军覆没，施从滨被俘……

最让一家老小揪心的，是孙传芳要将施从滨处死。

作为施从滨长女的施剑翘整天坐卧不安，不思饮食，她到处打听父亲的消息，可是，除了在叔父施从善那儿听到的一声声长叹短嘘之外，再没有一点可靠的音讯。在那些日子里，一家人像疯了似的四处奔走，希望能得到有关施从滨的确实消息。

施从滨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军人，同时，也是一个十分慈祥、关怀子女的父亲。施剑翘从懂事的那天起，就在心中崇敬、爱戴自己的这个军人父亲。如今，这个慈父要突然离开他们，从此成为永诀，这在施剑翘的心里将是多么致命的打击！

张宗昌是个狗肉将军，在这副损兵折将的残局面前，竟束手无策，既不想重整旧部再战孙传芳，又不想法营救自己的军中之魂施从滨。

这是1925年10月底的一天黄昏，一个衣衫褴褛、面容憔悴

悴的落魄军人，悄悄地推开了施家的大门。这个从安徽战场上逃回天津的施从滨部下，终于道出了实情。

59岁的施从滨将军是有丰富战场经验的军人，他开始就打了个胜仗。孙传芳见了十分惧怕，调集了重兵进行抵抗。施因孤军深入，后援部队迟迟接应不上，反而被孙传芳困在蚌埠北面的固镇县。施从滨只得率铁甲部队从铁路上突围，但是，狡猾的孙传芳已将铁轨掘翻，铁甲部队死死奋战了一天一夜，最后寡不敌众，施将军被俘。

“现在父亲怎样了？”施剑翘焦急地问道，“他还活着吗？”

“施将军，他……他……”

“是死是活，你说一个字呀！”

“10月4日凌晨，施将军被孙传芳杀了，还暴尸多日。”部下失声痛哭道，“施将军的头颅被砍了下来，挂在蚌埠车站，惨不忍睹啊！”

听到这一噩耗，施剑翘的母亲当即昏死了过去，全家一片号啕。

施剑翘呆呆地站立在那儿，牙齿紧紧地咬着嘴唇，一股鲜血正从她的嘴里一滴一滴地淌下来。此刻，她仿佛亲眼目睹了刽子手的大刀向父亲年迈的头颅砍去，仿佛看到血在喷涌，她又仿佛望见父亲挂在蚌埠车站的头颅……

施剑翘默默地擦去泪水，强忍着巨大的悲痛，走到开始苏醒的母亲跟前，“扑通”一声跪在地上，咬着牙关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母亲，我要报仇！”

二 父仇未敢片时忘

一个柔弱女子，要单枪匹马去报杀父之仇，在当时的社会里，简直如同神话一般。

孙传芳当时身居显赫的要职，为苏、浙、皖、赣、闽5省联军总司令兼江苏督军，是北洋军阀中最有实力的人物，手下拥有重兵，进进出出有卫队警戒，再加上前后左右的密探、保镖，不要说一般百姓近不得他的身，就是连他手下的营、连长，也难得能见他一面。

一晃就是3年。

这3年里，施剑翘主要想借政治或军事之力以雪此仇。经多方奔走，大哥施中诚当上了团长，中诚虽怀不共戴天之仇，但区区一个不满员的团，如何能与孙传芳的几十万人马抗衡呢？其间，大弟施则凡自日本留学回国，也在悄悄地帮助姐姐一起报仇。

这一切都在极其秘密地进行着。孙传芳当然做梦也不会想到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一个妙龄女子在时时刻刻注视着他，要把他从这个世界上消除掉。

“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”

一天晚上，家中来了位年轻的军官。

这位年轻军官也姓施名靖公，此人长得眉目清秀，堂堂一表人才，举止潇洒，谈吐从容自如。这第一个印象给施剑翘就不错。两人初次相见，谈话不免拘谨，然而，从施靖公的眼光里，可以隐约看到他对眼前这位将门之女的好感。

“施小姐近来读何书？”施靖公彬彬有礼地问道。

“小时只在家中请教书先生，并未上过正规学校。”施剑翘轻声答道，“平日最喜欢读点《古文观止》、《唐诗三百首》。”

“唔。”施靖公高兴地说，“想必小姐也能吟诗。”

“见笑了。我做的算什么诗？”

“能否让我拜读拜读？”

施剑翘笑了笑，摇了摇头。

自此相识，施靖公便成了施家的常客，两人谈古论今，上溯数千年，纵横八万里，十分投机。只是那神秘的爱的窗户纸，却谁也未曾捅破过。

这一日，施靖公来到施家对施剑翘说：“我明天一早就要去山西了。今晚我们出去走走好吗？”

两人从英租界10号路166号出来，沿着深秋的马路默默地向前散步。施靖公几次想开口，只是看到施剑翘端庄、沉静的表情，欲言又止。

“你上山西去干什么？”施剑翘打破沉默的空气问道。

“今晨接到山西司令部电报，命我任司令部谍报股股长，令我火速赴任。”施靖公答道，“此去不知何日再能与你相见……”

“随时欢迎你的光临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。”

“剑翘！”施靖公激动地说，“在我临走前，我有一句话要对你说……”

“不用说了。”施剑翘深深地叹了口气，“你要后悔

的，你还不知道我的心思。”

第二天，施靖公带着一丝惆怅和无限眷恋，乘火车赴山西去了。本指望施剑翘能上车站来送行，可是，施靖公望穿秋水也不见施剑翘的情影。在施靖公的心里，施剑翘如一块晶莹透亮的玉，时时闪烁出撩人的光泽，但她又如一团飘忽不定的云雾，让人捉摸不透。

“唉！她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。”施靖公叹道。

一周过后，施靖公突然出现在施剑翘面前。

“你、你怎么又回天津了？”

“是为你而来的。”

“为我？”

“对！为你。”施靖公万分动情地说，“剑翘，答应嫁给我吧！”

“结婚？我现在还未考虑。”施剑翘说着坐在书案前，提笔在纸上写了起来。

“为什么不考虑结婚？”

“你看——”

施靖公接过施剑翘写的字一看，只见上面7个字：

“父仇未敢片时忘。”

施靖公二话未说，也接过笔写了7个字：

“两人总比一人强。”

施剑翘看罢那7个字，心头滚过一阵热浪，两眼不由得红了。她深情地瞥了施靖公一眼，眼前这位年轻的军官英俊、洒脱，又是那样善解人意，要作为自己的丈夫，选择这样的青年，是无可挑剔的。这几年来，施剑翘当然也考虑过自己的终身大事，但更未忘记替父报仇，倘能找一个能替自己报

仇的人，我就嫁给他。施靖公这位年轻的军官不就是理想的丈夫吗？

“你，当真要娶我？”施剑翘充满柔情地问道。

“回天津就是来娶你的。”

“你能答应我一个条件？”

“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。”

“嫁给你，我只有一个条件——替我报杀父之仇。”

施靖公激动地将施剑翘猛地搂进他宽阔的怀抱里：“剑翘，我答应你！”

三 寻踪觅迹找仇人

施剑翘结婚以后，仍与母亲住在天津，丈夫施靖公在繁忙的军务中，只好偷闲奔走于太原与天津之间。

报仇之事尚未有一丝眉目，爱情却早已有了结晶。一年后，施剑翘生了一个男孩，取名叫金刃。婚后的第五年，施剑翘的第二个儿子羽尧也呱呱坠地了。

这是1933年初夏的一天早晨，施剑翘拿了一张刚出版的《益世报》惊喜地跑进卧室，对还未起床的丈夫道：“靖公，你快看！孙传芳早就定居在天津啦！”

施靖公懒懒地接过报纸粗略浏览了一下：“偌大一个天津，上哪去找他的人啊！”

“纵然大海捞针，我也要把他找到！”

“即使找到了，你又准备怎样呢？”

施剑翘吃惊地望着丈夫：“怎样？请你给他一枪！”

“剑翘，父仇要报，我答应过你。”施靖公一边穿衣一边下床道，“但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行刺。如今，我们有了家庭，又有了两个孩子。”

丈夫的弦外之音施剑翘最清楚不过了。她盯着丈夫这张既熟悉又似乎陌生的脸，没有说话。然而，她心里已决定，这仇要报，靠别人不如靠自己，我要亲手杀死孙传芳！

孙传芳究竟住在天津什么地方，她要找到他。施剑翘经过一番策划，化名董谷兰，在广东路同仁日语学校报了名，以学日语为名，利用一切时间和机会寻找孙传芳。

大儿金刃到上幼儿园的年龄了，让他上哪个幼儿园呢？施剑翘知道天津的培才学校是富贵子弟学校，万一有孙传芳的子女在校，亦可为报仇获得线索，于是，她将儿子送进了该校的幼儿园，而且每天送接儿子，暗中察看。

那一天放学时，天下着绵绵阴雨。站在教室附近的施剑翘发现有一辆深可可色车身，浅蓝色篷子的汽车开进学校，将儿子班上的一个叫孙家敏的女生接走了。这时，两个教师从施剑翘身边走过时说：“你看到吗？刚才用小车来接的学生，就是孙传芳的女儿呀！”

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！施剑翘无意中得到的这一情况，犹如在漆黑的夜晚看到了一线光亮，这是照明施剑翘复仇之路的一束微弱的火光。

第二天，施剑翘将儿子先领回后交给母亲，自己却暗中跟随来接送孙家敏的女仆后面，一直跟踪到了孙传芳的公寓。孙传芳住在法租界32号路西首的一幢洋房里。

施剑翘与孙传芳未见过一面，她开始了第二步的工作，认准孙传芳！

话说孙传芳在北伐战争的炮声中连连败退，最后在国民革命军的沉重打击下，大败于南京的龙潭。孙传芳见北伐胜利在即，自己大势已去，便悄悄离开了军伍，在天津定居了下来。这几年，孙传芳隐居天津后竟皈依佛法，大念其经，其虔诚的样子简直让人难以相信。

天地何其大，冤家却路窄。

这年中秋节，施剑翘陪母亲在春和戏院观看尚小云的一出旧剧。她将母亲安置院内，自己却到光明、新新影院门外逡巡。因施剑翘查知了孙传芳的汽车号码：租界照会—0.39号，市府照会357号。如能在影院前看到这辆汽车，便能知晓孙传芳所在。

那天光明演出《大家庭》，施剑翘发现孙传芳的汽车在门口，就潜心等候。待散场，只见一胖妇人与女儿孙家敏先出剧场，施剑翘紧紧地钉着她俩，果然，孙家敏在进汽车前回头招呼了一声父亲。施剑翘循声望去，一位身穿长衫的瘦老头缓步走向汽车，施剑翘躲在人群中靠近再仔细一瞧，这个仇人的面孔便像用刀刻在石上一样地印在施剑翘的脑海中了。

当晚回到家中，施剑翘激动得彻夜难眠，她望着一轮皎洁的中秋明月，不禁涌出了泪水。中秋本该是个团圆日，可是父亲早已离开人世。

第二天很迟才醒来，施剑翘匆匆整理了一下便去孙传芳的公寓。只见公寓四周围墙高耸，围墙上还架着电网，门口还有人站岗，要进孙宅行刺困难重重。

只有乘孙传芳外出的时候下手。施剑翘想：怎么才能知道他何时外出、又到何地呢？总有机会的，我总有下手的时候。

候。

“要不要请靖公来帮忙？”施剑翘心里想，但又马上自己否定了。这一阵为了报父仇，施剑翘同丈夫常有口角，夫妇两人常常不欢而散，最近，施靖公去了山西已经一个多月没回天津了。

四 喜出望外得手枪

自从中秋节认准了孙传芳以后，施剑翘一直为如何行刺而深深苦恼着。

上孙宅行刺，无疑会暴露自己，况且一座深宅大院，一个女子要想去行刺，那种可能性是极小的，一旦行刺不成，杀父之仇由谁来报呢？

在外行刺，机会虽少，但成功系数较大。眼下觅一支手枪，成了施剑翘报仇的关键所在。枪在哪里觅得到呢？她曾记得父亲在世时，家中存有一支左轮手枪，防身用的。父亲也曾当着她与弟妹的面，将手枪机械部件拆下来一一介绍过，如何用枪也仔仔细细地关照过。如今，好多年过去了，这支枪还在吗？施剑翘乘家中全安寝后，便一个人四下翻寻，可是几个晚上翻箱倒柜却一无所获。

去买！施剑翘到天津一家一家旧货店去觅，跑遍了整个天津，旧货店里大到棺木，小到针箍样样都有，就是没见一支枪。

大哥中诚是团长，弄支把手枪不成问题，可是这个兄长替父报仇的决心早已淡薄，她也不愿意将自己行刺孙传芳的